

無名英雄

「空戰出英雄，地勤一半功」，每一場戰役的勝利，除了飛行員出生入死、奮勇殲敵，立下彪炳戰功，作戰支援部隊及負責飛機維護的維修人員也是功不可沒。訪談曾經參與戰役的退役士官長、服役二十五年以上資深士官長及默默奉獻的地勤人員，以口述歷史方式，報導基層地勤官兵從軍生涯、服役經歷、不為人知的甘苦及感人故事，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心得分享，深入瞭解地勤人員的無私奉獻及不求聞達的付出。



洪峰銘士官長（左三）於航電大樓前與單位同仁合影

第四五五聯隊洪峰銘士官長

—— 永保熱忱之心 ——

我出生於嘉義竹崎山區的一個小村落——石棹，就是現今奮起湖風景區的附近，家中世代務農，也無產業可經營，所以父母都以受雇打零工為主，想當然爾經濟情況也就不是很好。國小畢業後，因為山上沒有國中可以就讀，所以選擇就讀嘉義市的北興國中，那時從家中到達市區坐火車就要兩個小時半，根本無法通勤。

往來，也因此必須一個人寄住於親友家中，雖然感到很辛苦，但是也讓我提早獨立，學習照顧自己的生活。

在國中時，從學校老師的宣導中得知報名軍校的相關資訊，過去就讀軍校不如現在要經過考試，當時的軍校是在報名後，經過基本的資料審核，核准後再行通知報到時間及地點，即所謂「保送」的方式。回想起自己之所以會選擇職業軍人之路，除了想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外，其實跟當時的時空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因當時兩岸關係仍處於緊張狀態，在政府大力宣導下，從軍報國成了有理想、有抱負之青年最好的出路，而我也因如此，加上自己對於「電子」的好奇，在父親的同意下，選擇就讀與電子相關的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即現今的航空技術學院，並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在國中全校師生悲傷的氣氛中歡送（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先總統蔣公逝世，舉國尚在悲慟之中），踏上從軍之路至雲林虎尾空軍新訓中心報到。

第一天到虎尾訓練中心時，晚上很多同學都在哭，而我因為從國中開始即離開家中至外地就學，所以心中並沒有特別難過的感受，或許這也是離開家三年訓練自己提早獨立的好處。回憶起軍校時期，除了一般性的共同科目及專業課程外，在軍事教育上我也開始建立了不少正確的觀念及想法，如在通校每個班隊都有所屬的環境區域及草坪，放假前我們都必須將草坪整理乾淨始可放假，但也常為此而耽誤了

休假時間，所以同學中有人提議要購買打草機，經訪價打草機分為背式及手推式兩種，兩者價差達三到五倍，而同學們在表決時，一致同意購買較便宜的背式打草機，原本在後面不出聲的區隊長突然講話了，他說背式和手推式的工作效率是五到八倍，大家想工作三十分鐘就放假，還是要等二小時呢？重新表決後，我們購買了手推式打草機。經過這件事讓我瞭解有時共同的想法，會因資訊的不足產生盲點，並導致錯誤的決策，所以在遇到事情時應多方面蒐集資料，耐心觀察及運用智慧才能有效達成任務，至今我也是一直秉持這樣的態度在面對每一項任務與挑戰。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但也是讓我印象深刻，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偷懶的習慣，軍校生當然也不例外，同學們當中有許多人為了省麻煩而不綁鞋帶，常常把鞋跟往下踩，讓皮鞋變成了包頭拖鞋來穿，有一次我們帶隊經過大隊部前面，大隊長忽然達「正步走」的口令，可想而知一定是皮鞋滿地跑，有些同學的腳底還因此受了傷，當然我是有綁好鞋帶的，從這件事之後同學中再也沒有人會踩鞋跟了，而一直到現在綁好鞋帶依然是我的習慣，家中的小孩我也是如此教育。雖然這件事看似也很微小，但卻讓我深刻體會到在部隊中，隨時要有戰備的觀念，因為你不會知道何時會有需要的一天，相對的，我們更應該要做的是保持完善戰備狀態，以防不備之需。

早期在國家財政不是很富裕的年代，「勤儉建軍」是個很響亮的口號，如「零件壞了能修就修、能併就併，換新的沒錢，勤儉建軍吧！」，因此「超能量的修護」是常有的事，更造就了修護人員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能力。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畢業後我分派到嘉義



於休假期間與妻子一同出遊

基地，那時單位仍在執行F-100超級軍刀機的修護工作，但我到部時F-100型機已進入尾聲，我也才大概接觸六個月左右的時間，且大多是看師父修理，直到執行換裝F-5E型機時，自己才有更進一步的學習及專業的教官指導。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很多部隊的士官長是從大陸來到臺灣，他們對於工作的態度與敬業的精神，是我們應該要去效法與學習的，真的是很了不起。就以我的師父——唐國棟士官長來說，早年新竹基地F-100戰機會轉場落在嘉義基地，飛機上的通信設備JHE無線電常發生故障，外勤班的學長會將故障件送至工廠維修，而時間往往是午餐及午休的時候，當大家都去用餐或是休息，只有JHE工作檯燈是亮的，一直到所有故障件都處理完畢，唐班長才會去休息，而錯過用餐時間更是常見的事；有次好奇地問他：「班長，這些都是新竹的機器，何必這麼急呢？」唐班長很慎重告訴我：「為何要分新竹的機器或是嘉義的機器？這

些都是中華民國空軍的裝備，誰都有責任修好它。」沒錯！就是這樣的敬業精神，一直影響著我在軍旅生涯中做人處事的態度。說到唐士官長，他退休後住在嘉義濟美仁愛之家，年約八十歲的他至今身體依然硬朗，我偶爾都還會看到他在街上騎著腳踏車呢！

再談到學習F-100型機航電系統維修的歷程，雖然在學校有學習過真空管實質課程，但是面對到實體飛機的故障檢測，又是全然不同的狀況。剛開始，班長一步一步指導我們如何研判真空管故障，最重要就是「目視」，用眼睛去看，這是最準確的判別方式，真空管裡面都有放一點點的鎂，如果真空管破損或漏氣，鎂接觸到空氣便會由原本的黑色變為白色，即表示真空管需要更換，就是俗稱的「翻白眼」；再者，即要動翻線路圖，因為現在F-100型



與F-5E型機授課教官合影留念

機所有系統都是電腦系統協助維修作業，透過電腦即可知道哪一條線在幾英呎的地方損壞，因此現在翻閱線路圖這個步驟就很容易被遺忘。過去，沒有電腦輔助的時候，都是靠商用電錶一條線、一條線的慢慢去查。查線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有時候一個星期都還查不出來，因為飛機執行任務時是動態的，而執行查線作業都是靜態的，假設線快掉斷時，飛機在地面是連接好的，但是飛機在空中做動作的情況下，它可能是脫離的，然後故障隨即產生，但是在落地時卻又恢復正常，所以我們在維修的過程中碰到很多類似的情況，雖然很難處理，但卻也因此累積了大量的實務經驗，提升自我的修護能力。

在過去，T-100型機修護是屬於部隊自訓，班長們大都忙碌於修護，也因此讓我很早



洪峰銘士官長全家福



與F-16型機授課教官合影留念

成以積體電路為主的電路，不論是工作原理、電路型態到外觀都有極大的差異，人員的基本訓練是絕對必要的，但假設維護人員缺乏自我進修的動力，在面臨千奇百怪的故障情況時，沒有深厚的電學基礎是很難去處理的。所以，惟有不斷自我充實及保持工作熱忱，才能排除萬難解決修護上的任何問題；從軍三十幾年，我也是不斷的這樣警惕我自己。

民國六十九年，我開始執行T-100型機的維修任務，除了部隊的訓練及自修外，提升自我修護能力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實作」。就我自己來說，其實除了飛機修護之外，全面有關積體電路的東西我都很感興趣，也願意自己花時間去學習。在過去電子材料行很盛行的年代，我常利用假日時間到材料行蹲著看著師父維修電器，當然也一邊學習，到現在自己大概也

體認到「自修」與「學習的意願」的重要性。而我也一直覺得興趣在我的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對電子方面感興趣，所以很多東西都是自己主動去學習，就如T-100型戰機與F-16型戰機，以航電系統來說，從真空管元件為主的電路轉換

做了一百五十臺左右的音響。透過自我學習、實作的管道，一方面累積技術，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增長修飛機的技術。

在執行T-100型機的維修任務期間，有件事讓我記憶很深刻，那時我擔任班長職務帶著兩個班，共五個人，剛好遇到放假前交接班，但修護任務要在交接前結束，因為部分故障無法排除，於是班兵向我求助，我憑著豐富的經驗與技術，馬上把故障排除，看到班兵們露出服氣的表情，同時告訴我累積自己的技巧與經驗是很重要的。此外，修護工作上「團隊精神」也不容小覷，F-16型戰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換無線電通信頻率，雖然前一天即可知道任務，不過都要等到當天晚上十點才會接收到新的頻率表，而隔日的早飛之前全數（六十架）T-100型機皆要更換完畢。當下，分隊長及我帶著兩個班共六個人，一次三架機同時更換頻率並試通，從晚間十點直到凌晨二點才完成任務，然後大家一起躺在大坪上看星星、休息，這種團隊合作的精神很難忘，更是現在比較少見的。

而讓我對修護工作的重要性有更深層體認，是在一次時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先生帶著反共義士吳榮根先生到基地巡迴宣教，那時負責音響設備的我，上午還看到總長向吳榮根先生介紹時任二十三隊副隊長的劉淦屏中校，但下午劉副隊長擔任T-100型雙座機後座教官，執行衝場任務時，機械故障致引擎著火，前座先彈射，但是後座因為高度不夠來不及彈出，就觸地整個燒起來並落在田裡，飛機斷成三節，零件散落一地，駕駛員不幸身亡。從這件事情，讓我深刻體認到飛機修護真的是良心事業，每一個修護同仁都應秉持著修這架飛機是自己要駕駛的心態，用心的去執行修護工作，不可

模擬兩可，不可隨便，更不得馬虎。

民國八十四年單位開始換裝F-16型戰機時，我並沒有前往國外換訓，相反的我留在國內負責本場工廠的架設。建築過程中，設計圖是自己畫的，並在基地的工程官協助規劃下，經過幾次的修圖，再發包給民間公司施工。記得那時大樓的動力電源（裝備電源），是大家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一條線、一條線測試的。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時任聯隊長張國政將軍，因考量雷達模擬臺在二樓，裝備較重，於是指示我們設計電梯協助搬運，雖然模擬臺最後沒買，但是長官關心部屬的心意，卻是讓我們極為感動。

工廠大約從民國八十四年中開始動工，一



婚宴時與友人合影留念

直到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完工，外觀是參考美軍的設施規範技令PR-1038設計，完工後機械裝備開始陸續進場，期間我也曾三度至花蓮南埔營區點收裝備，之後在戰機陸續到位開始執行訓練任務。說到技令，雖然內容都是原文，但當時在英文較好的充援兵（碩士）協助下，我擷取其中航電專長部分加以研讀瞭解，技令的內容很詳細，也讓我相當佩服。那段時間，因安裝裝備而與技代有較多的交流，過程中我深深體認到美軍的專業水準及成熟的技術，如模擬機室架設時，我們只需要提供器具，相關的各項作業如電焊、木工，都是由他們一手處理，後來經我詢問他們後才瞭解原來他們皆有考取相關證照，從那時開始我也體認到證照的重要，但是不可否認的，實務工作依然是修護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

從軍到現在，個人認為修護經驗是長時間工作的累積，端賴自己用心投入的程度而定，同樣的一件修護工作有的人只求完工便可，但有的人卻會從故障的源頭查起，到底故障原因為何？進而從中找答案，在研究找問題的過程中，學習到的就是經驗。修護經驗無法言傳，全憑自我去體會，我們能做的是工作態度及工作熱忱的建立，現代的修護工作不管是技令、法規或是標準作業程序，都已經很完備了，只要照著做大都沒有問題，但工作人員的想法、態度、熱忱才是需要我們去研討的重點。建立工作人員的敬業精神與正確的工作態度、熱忱就是最好的修護經驗傳承。

有位長官曾經對我們士官幹部講過一句話，「空軍最大的資產就是你們這批為數龐大的常備士官」，這讓我們感到無限的光榮。沒錯，飛機可以用錢買到，但人才卻要花許多的時間訓練培育。時代一直在變化，科技也一直

在更新，現代的軍人應隨著時代的脈動前進，隨時做好因應不斷變化的挑戰。

第四軍

電中隊自民國四十五年一月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本人有幸參與了期間的三十五年，這其中經

歷了許多組織變革、機種更換、工廠搬遷、人事更替及各項重大戰演訓、視察等事件，在各級長官及學長同袍們共同努力之下，也都安然度過了，心中除了感激還是感激！

服役三十五年來，凡事用心並保有熱忱更是不變的理念及工作態度，今年四月份在我服役滿三十五週年之際，我製作了一臺真空管音響作為紀念；當初進入通校受訓時，在實習工廠內完成的第一個實作科目，即是組裝真空管收音機，兩相輝映與當初進入通校的理想——「學得一技之長」的想法是吻合的。

我常教育學弟們，「技術」這種東西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強求不來的，相對的只要你學會了，別人想搶當然也搶不走，這就是你的本錢、財富；最後，分享一句我的座右銘：「肯學習、多用心並保持永遠的熱忱」，秉持積極的態度，一定可以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紀念服役三十五周年自製真空管音響

第四二七聯隊鄭景華士官長

——堅定意志 突破自我



鄭景華士官長

得好可惜，但因兄長們均已離開故鄉工作與求學，家中僅剩自己可以幫忙父母親，所以只好犧牲難得的機會留下來幫忙。

自幼在家中幫忙時，不僅從父母親身上學習到許多務農的技能及為人處事的本道理，也領悟到務農的辛勞與靠天吃飯的心情，所以深刻瞭解務農並非長遠之計，應要認真讀書或學習一技之長，才能在社會上成為一個有用處的人，更有能力改善家庭生活。

第一次對從軍感到有興趣是就讀國民小學時，看到表哥穿著一身挺拔的軍服回到埔里，好奇心驅使下詢問表哥在何處服役，表哥當下即仔細為我說明他的單位及所著服裝為何，那時心想穿起軍服真好看，不但整齊合身，而且線條燙得筆直，長大後定要弄一套來穿穿，想必也是如表哥一般英俊挺拔。

就讀國中時，班導師是對日抗戰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愛國青年，自然經常於自習課對我們講述對日抗戰時可歌可泣的事件，後來經過瞭解，在學校中竟然有將近十位老師都是抗戰英雄，老師們也常利用課餘時間告訴我們在大陸抗戰時期的點點滴滴，讓同學們感佩萬分。對我而言，也在那時開始對革命軍人另眼看待，並對職業軍人產生興趣。

國中三年級時學校負責生活管理的老師拿了全國軍事學校的招生簡章給同學們傳閱，因為我從小對機械方面就比較有興趣，所以第一

眼就上看空軍機械學校的簡章，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簡章上有提及就學時即會發放零用金，心想可以讀書學習一技之長，又可以減輕家中負擔，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於是回家後向跟父母親說明，原本母親認為年紀還小的我無法照顧自己，但經我一再央求之下母親最後終於同意我就讀軍校。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我攜帶著簡單的行李直奔虎尾新訓中心，進入訓練中心卡車直接開到我們的中隊集合場，馬上就接受震撼教育。我們在新訓中心的訓期是三個月，第三週以後週日可以會客，第八週開始星期日除留守人員外可休假。記得第四週時父親跟母親到新訓中心懇親，母親看我曬得比以前還黑，加上從未離開家裡這麼久，不由得流下不捨的眼淚，我趕緊安慰母親表示在部隊過得很好，同學們都會互相幫忙、隊上長官也都照顧我們，請母親放心。到了第八週我剛好沒有輪到留守，早點名及內務檢查完畢後就跟同學往車站衝，歸心似箭的我搭乘三小時的火車，回到家吃過午飯後即須辭別雙親趕回新訓中心收假，有生以來第一次趕車感到相當疲倦，但在離家八週後再度回到家中與父母相處，即使時間短暫、路途遙遠，也是一種幸福的滋味。

七月十二日，我離開新訓中心到岡山空軍機械學校。記得，到校才不到幾天就遇上六十年代臺灣最嚴重的颱風（賽駱馬），當時南部可說慘不忍睹，光學校的屋頂就被風吹翻了好多棟，寢室的瓦片也都被吹走，導致部分同學晚上要到教室或禮堂睡覺，學校全體動員整理環境大約一週才恢復一半，接著是輪留公差到附近學校、眷村等幫忙整理環境，清理垃圾約一個月才恢復正常。

在學校實施性向及智力測驗後，我被分組

簡單的工作，以分擔父母的辛勞。

記得小時候，六、七月份是中部地區水稻收割的季節，但只要颱風來臨，來不及收割的稻穀都被吹倒泡在水裡，經過二至三天便開始發芽，搶收曬乾後也只能留下自己食用，無法賣得好價錢或換肥料與農藥。還有民國六十五年暑假，在獲得老師的推薦下參加全國中小學大露營活動，但因颱風的攪局而需留在家中幫忙，只好向老師請假由其他人遞補，心裡總覺

我在風景秀麗的南投縣埔里鎮大成里出生，家中世代務農，作物多以水稻、甘蔗、茭白筍等為主。在就讀國民小學時，即會利用假日時間與兄長一起到田裡學習插秧、除草、提水澆菜等較

到噴射飛機維修組，那時在學校大約區分三個階段學習，之後到部隊實習六個月後始可畢業；前二個階段是以高中職課程及軍事教育為重點，第三階段則開始置重點於有關飛機維護法歸、技術命令、飛機零組件修理等較專業性課程。

記得在民國六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們代表空軍至臺中市體育運動場演出大會操，當時借住於臺中清泉崗基地，從預演到正式演出約一個星期。也因那段時間開始對這個基地有初步的認識，並在帶隊幹部介紹下，才知道清泉崗基地是東南亞最大的軍用機場，當時心想將來若能分發到這裡該有多好，基地幅源廣大，離家也相當近，還可利用假日回家幫助父母親務農。在種種因素的考量下，學校結業填寫分發自願時，我即以第一順位選擇臺中清泉崗基地，說也幸運果真以第一自願分發到清泉崗基地。



民國七十三年與迷彩圖裝之F-104型機合影。

我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到基地報到，並分發到第三飛行大隊第七中隊的機務室服務。隊上的同仁都很照顧我們新進人員，無論是在生活起居或是執行任務方面。因為在學校所學皆為初步的理念與做法，現有機種的維護也必須到部隊後才能獲得實際經驗，所以對於剛畢業的我而言，只有努力的向班長們學習，當然還有義務役的下士或戰士，尤其是服役將屆滿三年的弟兄，他們各個身懷絕技，可以給予我們豐富的經驗指導，無疑是學習的好對象。此外，那時還有很多大陸來臺的老班長，他們的修護技術與經驗對我們在實務經驗上有極大的幫助，只是有些班長在指導我們時講話鄉音真的太重，我除了必須相當仔細聆聽班長的指導外，真的聽不清楚的部份也會主動請班長寫下，或者私底下利用時間請教有經驗的學長們指導，學長們總是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讓我們可以迅速累積修護的實務經驗與技巧。

印象很深刻的是，當時遇到一位很嚴格的修護官羅煥彩教官，他除了要求我在兩個月內必須將擔任機工長所應獨立完成的工作項目學會外，每次輪到他值班時，修護官會指定學習科目，並且要求我們前往值班室抽測技令，也因在這樣嚴苛的學習方式下我迅速將技令內容熟背，包括所有的SOP及執行修護工作上可能使用的工具。當時基地所維護的飛機是F-104型戰機，單就隊上而言就有數種機型，如F-104G、TF-104D、TF-104C等，前為單座戰鬥機，後二型為雙座訓練戰鬥機，每種機型的油量及電門開關位置都不盡相同，因此必須要牢記在心，而在修護官的嚴

厲的督促下，我於兩個月內將機工長的工作項目（約四十五項）完全學會，且通過班長的測考，接著才被允許跟班運作，並於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正式掛階中士助理士（助理機工長）。

畢業後幾年除休假回家外都住在基地內，如遇飛機因故障轉降外場時，分隊幹部會要求我與學長到外場執行修護工作，也因此開始對其它基地環境與外場作業模式有初步認知與概念，且每一次在外場執行任務的狀況千奇百怪，無形中也累積了相當多的實務經驗及專業技能。

在機務室服務期間，本人曾於民國六十九年雙十國慶僑泰演習時，榮獲各級長官推薦擔任F-104C單座戰鬥機地面說明官的任務；後續也參與阿里山8、9、10號換裝西德、荷蘭、日本等國之F-104G、F-104型機，換裝期間曾經因隊上飛機數量過多，致單位同仁為維持飛機妥善率，兩個月內僅排休三天假，但大家為了完成任務而沒有人喊累或報怨過，全隊同心協力完成任務。

在機務室工作較特別的是作息時間，夏季正常時間為〇四三〇時到場上班，如遇三〇一巡航任務則必須於凌晨三點開始執行飛行前檢查，冬季作業時間則延後三十分鐘。如有夜間飛行訓練則要等飛機落地後執行飛行後檢查及各項故障檢修，並加滿油完成待命狀態方能下場休息，所以作業時間相當漫長。七〇年代時期還有大夜航，最後一批飛機起飛時間為二四〇〇，自飛機落地到執行檢修作業結束幾乎是將近零晨二點，日子雖苦但大家都甘之如飴，尤其當大家同心協力將任務完成時，無形間產生的革命情感到現在都還令人難以忘懷。

讓我印象深刻的回憶是在民國七十三年，

前副參謀長郭慶良將軍那時擔任機務長時，因為F-104雙座機的氧氣瓶拆裝不容易，加上雙座機數量較少，又要執行較多的飛行訓練任務，而氧氣量如不夠就無法順利支援任務。那時因為支援飛訓任務，僅僅一架機就因不同的問題連續換了五個氧氣瓶，因為氧氣瓶管路接頭為喇叭口，在裝卸時要完全密合，不容許有任何偏差，所以拆裝一個氧氣瓶即需要耗費兩個多小時，雖然前面三個是學長們先更換的，但我執行了後面二個更換的任務，從拆卸、清洗、加氧到試漏檢查，一個人大約連續工作五小時，雖然很辛苦，但執行完任務後，也提升了



民國七十四年炸射比賽時與單位官兵合影留念

飛機妥善率。

我於民國八十年四月選擇退伍，並於八十一年一月轉換跑道進入航空發展中心擔任後勤支援科技術員，負責國人自行研發的二代戰機「經國號」交機的職務，工作內容為生產管制、機務管制、專業派遣、航材籌補等協調工作，不過也大多屬於生產線上的工作，例如系統件序號清查，飛機試飛過程中的故障技術人員聯繫等工作，那時因為正值交機時期，幾乎每天加班到凌晨，一個月大約一百二十個鐘頭，雖然女兒剛出生，但幾乎是一個星期都見不到面，不過家人的支持，讓我可以全心投入工作，無後顧之憂。

或許是因為航發中心的工作讓自己持續與部隊有所接觸，民國八十四年四月我在各級長官的鼓勵下，再度回到清泉崗基地服務，並陸續擔任燃油系統維護班長、品管士、機務管制班長、任務歸詢小組組長、飛機返廠修改品質稽核代表、分隊、中隊、大隊士官督導長等職。因為在航發中心執行過生產線的工作，再回到部隊執行維護工作時，對飛機結構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擔任品管人員時，也因為航發中心的職務歷練，讓我可以快速掌握全般狀況，即使是多學習一項發動機開車檢試的技能，也因為二代機多依賴電腦檢測，所以依照SOP執行即可順利完成任務。

再次回到部隊，也歷經了換裝任務，對於我來說換裝任務是需要以全新的觀念去了解技令的要求與重點，再加上原有經驗的融合，吸收新知識，如果堅持以自己的舊有觀念去學習，就容易產生障礙導致錯誤。雖然新舊機種不同，但是維修理念卻是相距不遠，所以在銜接上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問題與困難。但最大的差異應該就是過去飛機大都用鋼繩、自動器來帶

動，而經國號則是以線控、類比訊號來控制，較倚賴電腦操作；防護方面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根據故障代碼，依照技令及標準作業程序去檢測及修復，但如教官不小心將故障代碼消除，這時就是要模擬各種可能狀況，執行全面檢測，這也就考驗著我們防護人員的真功夫了。過去，會從軍報國大都是因為家中經濟較差，但現在的家庭大多經濟狀況較穩定，所以我常鼓勵年輕的學弟妹們要能「堅定意志，突破自我，秉持永無止境學習的精神」，加上對技令的研讀，謙虛的學習，因為技令是隨時在修訂，有新的知識與規定才能不斷增進自己的防護能力，不斷的惕厲自己，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實飛安工作，為空軍盡一份心力。



鄭景華士官長全家福

第四三九聯隊林榮章士官長

勇往直前

絕不後悔

我出生於屏東市區民生路段一處田園旁的小瓦屋房裡，父母親皆從事務農的工作，家裡還有一對弟弟。因為父母親從事靠天吃飯的工作，所以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富裕，連住家都是與親戚共同擁有，一家人就生活在一個小瓦屋房的小空間裡，雖然生活是如此困苦，但在家人互相扶持之下，日子還是能過得下去。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國中三年級下學期時，學校公告保送軍事士官學校簡章，當時看到簡章心中泛起報考軍校的念頭，因為小學二年



林榮章士官長

級的時候，母親因罹患敗血症而失去左手，無法繼續與父親從事務農的工作，父親一個人爲了家庭開銷，只好轉而當起臨時的油漆工。身爲長子又是熱血青年的我，在經濟環境及個人志向的考量下，一方面爲了減輕家中經濟壓力，讓家人過好一點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爲了個人往後生涯的規劃，所以不顧周遭親朋好友的嘲笑及反對，毅然決然的選擇從軍報國這條路。

在拿到報名簡章後，回家問父母親是否同意，父親表示沒有意見，但一定要母親同意，經過我一再央求之下，母親終於同意我報考軍校，但也對我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就是報考空軍，第二確定自己不會後悔從軍這個決定，就必須堅持到底。隨後，在屏東空軍醫院體檢完後，得知可保送錄取空軍士官班，於同年三月中旬公佈錄取空軍機械學校士官班。當時適逢



前往新訓中心時地方歡送所發放的保送錄取新生證

蔣中正先生的逝世緣故，學校及各單位都以簡單的儀式歡送，就在四月十一日進入虎尾新訓中心實施入伍訓練。

新訓中心的訓期爲期三個月，第四週以後週日可以會客，第八週開始星期日除留守人員外可休假外出。猶記第五週時，父母親到新訓中心會客，母親一眼看到我時就不由得流下眼淚，我急忙安慰著母親，並表示在中心過得很好，同學們也都會互相幫忙，隊上班長也都很照顧我們，母親才稍微放寬心露出微笑。

我是空軍機械學校常士班八十二期（六十六年班），從新訓中心到學校是一個新的開始，不僅是課業的部份，同時也是在團體生活中學習自我管理及團隊管理的新體驗，雖然一切都相當懵懂，但爲了自己的目標以及理想，我始終告訴自己，不要怕辛苦，爲了家人我要努力。求學過程雖然相當艱辛，但是我也不斷努力的自我充實並把握各種機會學習，當然我也以優異的表現在第二階段獲得全組第一名的佳績，父母知道後也感到與有榮焉；除了分組專業課程，還有其他如一般教育及軍事教育等課程，都讓我受益良多。在校期間如果沒有放連續假期，我也會和班上同學一同到學校附近名勝古蹟遊覽，郊遊踏青烤肉，或者和同學一同到戲院看勞軍電影，下午再回學校運動、打球等，學校的生活在自己用心規劃下過的充實又有趣。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不經意接觸到屏東機場相關的資訊，才發現原來在屏東也有空軍基地，不僅離家近，可以利用假日幫忙家務，免去舟車勞頓的辛苦，同時屏東基地環境良好，對自己來說也可以免去適應天候環境的過程，因爲種種因素讓我相當有意願在屏東機場服務，果然在下部隊見習時即分發到空軍四三九

聯隊。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我與同學們到屏東機場大門口報到並分派至第六修補大隊，軍旅生涯就這樣在屏東基地展開了。剛到部隊見習時，就感受到學長們對我們的照顧，無論是在生活上或專業學習上，因當時義務役戰士役期仍為三年，對於剛到部隊什麼都不懂得我而言，他們具備的專業技能可說是我學習的好對象。當然，從大陸來臺的老班長們更是身懷絕技，但老士官長們在技術指導時，常因鄉音太重老讓我無法順利學習，有時只好請班長們手寫下來，才能清楚瞭解班長想要表達的意思，也相當感謝有這些班長們的幫助，讓我在工作上可以如魚得水，也告訴自己，自己如果可以有這樣的能力，我也要幫助新進的官兵弟兄，讓好的經驗可以持續不斷的傳承下去。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八日我順利從空軍機校畢業，並正式掛階中士並擔任兵器維護士，另兼任S-2A反潛機外勤班副班長，負責執行二十四小時待命彈藥裝卸任務，當時因任務需要每個月須前往新竹機場駐防乙週。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順利晉升上士班長，並擔任外勤班班長。還記得畢業後到部隊時，因學校學習的課程跟部隊實務很有大的誤差，在校成績優異的我，到部隊後第一次的專長考試居然沒通過，因為考試的內容如F-104型機、F-5型機的掛載，雖為學校的學科，但是卻與我原本所學的兵器差距大，到部隊後也因沒有相關實務經驗所以並未深入學習，為了能順利通過考試，只好重拾課本研讀。

進入部隊工作一段時間後，想起過去會選擇屏東基地有部分原因也是想利用時間進修，如報考屏東高工以增進機械方面的知識，過去也有所謂的隨營補習班，類似現今的公餘進修

，但外勤班的工作無法讓我可以定時外出進修，所以就放棄了這個念頭。而在擔任外勤班期間，印象比較深刻是某一次的演習，七十二小時海鯊任務，隨時要執行裝彈任務，一架機全副武裝要在二十七分鐘完成，演習雖然辛苦，但是大家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建立起難以抹滅的革命情感。

回憶起當初報考空勤士官的原因，其實不外乎自己本身嚮往天空飛翔的夢想，當時屏東基地軍照分隊因任務需要編有空勤士官的職缺，但是報考空勤對我而言也經歷了一番努力，因為擔任外勤時常搭乘班機到新竹，發現自己會有耳出血、耳鳴等症狀，經醫官檢查有患有鼻竇炎，但要報考空勤就必須接受治療並根除疾病，於是毅然決然選擇開刀醫治，很幸運的也根治了鼻子的毛病，再加上努力鍛鍊體能，才順利於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考上本中隊的空勤軍械士（專長稱為投放與射擊士）。

當時執行的任務飛S-2A反潛機改裝的拖靶機，任務的性質為地對空射擊、海對空射擊



林榮章士官長於就讀機校時與同學合影



，曾經也與新加坡及海軍潛艦演訓。當時與新加坡部隊演習時，是擔任托靶任務，那時因要執行檢靶器投擲作業，所以由新加坡部隊指導我們如何執行，語言上雖然他們是以英語為主，但是臺語、國語也都能溝通，所以執行起來並無特別的障礙。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位階都不高，甚至僅為低階士官或士兵，但在工作上卻很專業，雖然我們也都不遜色，但從低階士官兵就能建立專業的素養這方面，是相當值得我們學習的。

過去，每次出任任務前，一定會執行飛行前提示，擔任機長的教官會針對任務的特性加以說明及指示，並提示一些在空中應注意的事項，尤其也會要求組員依程序、按步驟、遵要領



民國一百年參加澎湖馬拉松半馬賽程榮獲佳績

執行每一項工作，每個組員更應瞭解空中緊急的應變措施。飛行教官在空中執行任務時，非常嚴厲，是不容許有半點的差錯發生，但平時則是非常幽默好相處，飛行教官嚴謹的處事原則，也為我日後軍旅生涯中立下良好的基礎，無論執行各種任務時均能以謹慎的態度去面對，並圓滿達成任務。

將近十八年執行飛行任務的時間中，有幾次較為難忘的回憶，民國七十五年執行任務時突然空中冒煙，我們就直接拿滅火器緊急處理，電子艙冒煙味道比滅火器難聞，隨後就在水場緊急迫降，人機均安。還有一次是在民國七十八年，當時任務執行完畢正要準備落地時，

發生「放炮」，也就是沒有油的情況，那時飛行教官準備要做「Touch Go」，但是因為沒有燃油，如果硬要拉起來可能會落到高屏溪裡，不過教官緊急依照程序執行，順利落地完成任務。現在回憶起來，心裡仍有緊張的感覺，不過非常慶幸的是，隊上將近三十位空勤人員在執行分飛行任務這段時間皆無發生意外。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份基地換裝為C-130型運輸機，而C-119型機也因老舊而汰除，我也一同結束將近十八年的空勤生涯。在地下動後則執行C-130機及S-2T反潛機的彈藥裝卸，後又因S-2T型機澄海計畫轉移海軍，我當時選擇留在空軍，並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調至自控分隊擔任空用電子設備維護士，負責維修C-130型機上磁羅盤盤航電系統維修工作。

因為一直在空勤線上服務，所以轉任地動後，對於航電的領域幾乎是完全陌生的，還好有中文技令讓我可以透過書本學習，當然還有同事的協助，而我也秉持不恥下問的精神，主動向專業的同儕請教，那時剛好有一位上尉退伍轉任雇員的同事，他的英文程度較好，我也經常請他協助我瞭解中英版技令的誤差，讓我可以更快學習，進入狀況。當初，轉任地勤工作時，曾有過如果經過努力學習仍無法進入狀況，可能會選擇退伍的念頭，但我堅信自己可以努力去學習，嘗試接觸新的事物，而我也真的做到了，一路走來抱持堅持到底的精神，成就現今的我。

民國九十三年，我因沒有士長班的學歷，在分隊長鼓勵下考取航校電腦班，當然自己也對電腦軟體部分相當有興趣，在電腦班順利畢業後，也於九十六年順利升任士官長，結束上士二十八年的年資；又於同年八月一日升任自控分隊督導長，九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升任軍

電中隊士官督導長迄今。

現階段擔任領導階層的我，慢慢發覺現在年輕官兵愛比較，也多缺乏「服從」的概念，大多從「利益」為出發點，所以我總是利用各種機會鼓勵他們，建立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希望他們可以「從心」、「用心」去學習在部隊的生活，我也會用盡我一切的力量，努力培養優秀的年輕士官幹部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從軍到現在，我依然記得母親的訓勉「決定的事，認為對的事，就勇往直前去做，不要後悔」，而自己一路走來也秉持著全心全意付出，在工作上努力不懈，並且從不後悔當初所選擇的這條軍旅之路。



士官長執行航電維護工作，細心檢查各項設備。